

副词“搞不好”的语义情态与分布验证

潘诗琪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搞不好”是活跃于汉语口语中的述补结构,后逐渐语法化为表示“揣测”义的副词。多年来,学界在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语义情态、历时演变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句法分布描写不够精确、语义情态的归纳缺乏正反验证和系统解释等问题。文章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按照从句法分布特点到话语关联再到语义情态的顺序,概括出副词“搞不好”的话语关联为“因情估果”,并正反验证副词“搞不好”的“担忧”或“乐观”情态,力图解决以上问题。

关键词:副词;搞不好;语义情态;分布验证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4)02-0085-09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4.02.012

Semantic Modality and Distribution Verification of the Adverb “Gaobuhao”(搞不好)

PAN Shiq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Gaobuhao”(搞不好) i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structure that is active in spoken Chinese and has gradually grammaticalized into an adverb indicating speculation. Over the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fruitfu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semantic modalities,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adverb “Gaobuhao”.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recision in describing syntactic distribution, lack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verification of semantic modalities, and lack of systematic explanations. Guided by semantic grammar theor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iscourse association of the adverb “Gaobuhao” as “inferring outcomes from situations” in the order from syntactic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o discourse association and then to semantic modalities. It attempts to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verify the modalities of “concern” and “optimism” associated with the adverb “Gaobuhao”, aiming to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Key Words: adverb; Gaobuhao(搞不好); semantic modality; distribution verification

一、副词“搞不好”的研究对象及 已有研究

(一)研究对象

在现代汉语口语交际中,“搞不好”的使用

频率极高,主要有以下三种用法:

(1)没有管好一个家、办好一个企业的本

领,也就搞不好一个村。

(2)打阻击不像攻城那么威风凛凛,搞不

作者简介:潘诗琪(1998—),女,广东珠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法学。

好₂是要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的……

(3)这烟放太久了,搞不好₃等于我兵龄。

“搞不好₁”是“搞+不好”构成的述补结构,主要在句中充当谓语,表示“做(得)不好”,如例(1)。“搞不好₂”也是“搞+不好”构成的述补短语,与“搞不好₁”不同的是,它出现在弱假设性的假设复句中,作假设复句的紧缩偏句,可以扩展为“如果搞不好某事”,如例(2)中,“搞不好”可以扩展为“如果搞不好阻击”。而“搞不好₃”经语法化,已发展为表示可能性揣测的词语,如例(3)。已经词汇化的“搞不好₃”与前面两种用法在结构、语义、句法功能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能够通过一定手段加以区分。

在结构上,“搞不好₁”和“搞不好₂”的内部结构较为松散,虚义动词“搞”可以用近义词进行替换,如例(1)中“搞不好”可以替换为“管理不好”“发展不好”等;“搞不好₂”中间还可以插入助词“得”。而“搞不好₃”已经固化,既不能替换其中任何一个成分,也不能插入助词“得”。

在语义上,“搞不好₁”与“搞得₁好”意思相对,表示“做(得)不好”,常与“搞得₁好”对举出现。“搞不好₂”在“搞不好₁”的语义基础上,受假设复句的影响,还兼表“可能”之义,能够用“可能”进行替换。发展到“搞不好₃”,其“做(得)不好”的本义已大为削弱,揣测义则显著增强。

在句法功能上,“搞不好₁”和作假设复句条件偏句的“搞不好₂”都在句中承担述谓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句法成分,若在句子中删去,句子就不能成立。而“搞不好₃”只出现在状语位置,或是单用于句首、句中,修饰其后的整个述题,其有无不影响命题信息的完整。

张谊生先生提出:“确定汉语副词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以句法功能为依据,以所表意义为基础。”^{[1]9}综合“搞不好₃”的语义与句法功能特点,本文认为“搞不好₃”符合张谊生先生对副词所下的定义,即“副词是主要充当状语,一部分可以充当高层谓语和准定语的具有限制、描摹、评注、连接等功能的半开放类词”^{[1]9},因此,本文将以副词“搞不好”为对象展开研究。

(二)已有研究

前人主要从句法分布特点、语义情态、历时演变三个方面对副词“搞不好”进行了研究。

首先,在句法分布特点方面。从句类选择来看,副词“搞不好”主要分布于陈述句,也可能出现于非典型的疑问句和感叹句中,但排斥祈使句^[2];从句法功能来看,副词“搞不好”主要在句中充当高谓语,可以位于句首、句中或句末,位置十分灵活^[2-3];从同现成分来看,副词“搞不好”常与“会”“就”“可能”等成分同现^[2]。此外,副词“搞不好”管辖的述题具有“泛态度”和“泛时性”特征,但与消极命题和将来时命题的关联度明显更高^[4]。可以说,前人对“搞不好”句法分布特点的考察虽然相对细致,但缺乏对其句法选择的深入分析和系统解释,没有把句法分布和语法意义结合起来。

其次,在语义情态方面。王健慈认为,“搞/弄不好”表示“说话人感到难以表达且认为不利的判断”^[5],刁晏斌也认为“搞不好”用于引出“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结果”^{[6]286},二者初步涉及了“搞不好”表消极结果的可能性揣测。随着研究的深入,鹿钦佞、杨晓霖认为“搞不好”具有从关联消极命题到关联泛态度命题的趋势^{[4]7},为胡斌彬提出“搞不好”可以表达“担心—认识”情态但“担心”义有弱化倾向^[3]提供了重要启发。在此基础上,张杰将“搞不好”的语义结构模式归纳为“背景信息(+揣测理据),搞不好+结论”,并阐释“搞不好”具有[+揣测义][+不确定性][+前提][+互动性][+主观倾向]的语义特征^[2]。客观而言,前人按照从关联句到语义情态的研究顺序取得了极富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但基本停留于描写层面,缺乏正反验证,也存在着情态研究不足、忽视语义与情态的对应关系等问题。

最后,在历时演变方面。随着学界对于“搞/弄/闹”这类虚义动词的日渐关注,鹿钦佞和胡斌彬两位学者从各自的理论出发探讨了述补结构“搞不好”的语法化路径。鹿钦佞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前景凸显”理论为指导,指出述补结构“搞不好”是通过出现在假设复句的偏句这

一环节逐步语法化为一个认识情态词的^[4]。而胡斌彬认为,“搞不好”出现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后在短短五十年内发生语法化,成为一个“副词性的情态标记”^[3]。他运用语法化的连续环境理论对“搞不好”的语法化环境进行分析,认为“搞不好”认识情态标记的衍生,代表了“由主从复句关系的双小句融合为单小句引起的语法化”现象^[3]。

综合来看,前人对副词“搞不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语义和句法分布方面,给予后人极大的启发,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是句法分布描写有待精确,并且缺乏句法和语义的双向沟通;第二是话语关联的建构缺乏综合概括与形式验证;第三是语义情态的归纳缺乏正反验证和系统解释。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以CCL、BCC和MLC语料库为主要调查对象,从逻辑到语义两方面分析副词“搞不好”的整体话语关联,并根据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和话语关联验证其语义特征与情态特征。

二、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

本文将从句类选择、句法位置以及同现成分三个方面对副词“搞不好”进行定位。

(一)句类选择

据语料库调查结果可知,副词“搞不好”主要分布于陈述句中,感叹句和非典型的疑问句依次次之,但排斥用于要求和命令的祈使句。

就陈述句而言,首先,副词“搞不好”可以用于肯定陈述和否定陈述,表达说话人对事物的一种不确定的判断。与删去“搞不好”相比,“搞不好”使得其辖域句的信度降低,不确定性增强,如例(4);与“可能”相比,“搞不好”突出了言者的主观视角,使陈述的主观性增强,如例(5)。

(4)这么好的一个丫头,本来是要说给自己儿子的,搞不好却被一个外人夺去了。

(5)尽管我知道现金交易比较麻烦,搞不好还会收到个别假钞,但我总觉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比较踏实。

其次,副词“搞不好”适用于对未知事物的判断,而不能评判客观真理或已证事实,如:

(6)A. (如果你能考上清华,)太阳搞不好会从西边升起。(自拟)

B. * (*表示不符合自然语感,下同)
太阳搞不好会从东边升起。

(7)A. 搞不好他是个小偷。(自拟)

B. * 搞不好邓稼先是两弹元勋。

就感叹句而言,副词“搞不好”多出现于无标记的感叹句中,句子形式与一般陈述句无异,只是在句尾使用感叹号,如例(8)–(9);也可以与语气词“啊”“呢”“呀”、副词“多么”等同现,如例(10)–(12)。

(8)什么传播公司,搞不好根本是个色狼!

(9)有意思,菲律宾又给美国出了道难题,搞不好这次要真翻脸了!

(10)大家搞不好会觉得时光在里面停滞了呢!

(11)如果在这里撕打下去,搞不好会招来多么大的危险啊!

(12)搞不好就可改变历史了呀!

就疑问句而言,“一个疑问句,通常是既疑且问,但可以疑而不问,也可以问而不疑”^[8]。副词“搞不好”选择既疑且问但疑问度较低的揣度问句,可与“吧”同现,而排斥疑问度较高的特指问、是非问、正反问和选择问,不能与“吗”搭配,同时也排斥反诘问这类问而不疑的句型,例如:

(13)A. * 搞不好你吃什么?

B. * 搞不好你是不是没吃饭?

C. * 搞不好你吃不吃饭?

D. * 搞不好你吃米饭还是吃面条?

E. * 搞不好你难道没吃饭?

F. * 搞不好你还没吃饭吗?

G. 搞不好你还没吃饭吧?

就祈使句而言,祈使句的功能是表达对他人的命令、请求或建议,不具有真值;而副词“搞不好”用于表示对事物的不确定的判断,其述题必须具有真值,所以“搞不好”不能修饰祈使行为,如:

(14)A. 禁止抽烟!

B. * 搞不好禁止抽烟!

C. 搞不好此处禁止抽烟。(自拟)

(15) A. 你回来!

B. * 搞不好你回来!

C. (你没有做核酸,) 搞不好不许你回来。(自拟)

对比例(14)(15), 副词“搞不好”不能修饰祈使行为, 但可以修饰陈述句, 表示存在某种禁令、限制的可能性, 如例(14C)表示“有可能此处禁止吸烟”, 例(15C)表示“有可能不许你回来”, 这两个句子都属于陈述句。

(二) 句法位置

副词“搞不好”只能作状语, 句法功能比较固定, 但在句位分布上又十分灵活, 可出现于句首、句中或句尾, 充当高谓语修饰整个命题或述题部分, 有时出于话语的经济原则, 甚至能够单独使用。例如:

(16) 句首: 俩人就为那点点肉丝在筷头上推来推去。搞不好, 珍贵的肉丝还掉地上。

(17) 句中: 其实被关在看守所里, 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放出来的话, 搞不好生不如死。

(18) 句尾: 等他回来做饭, 我早就饿死了, 搞不好。(生活口语)

(19) 独用: 我笑道: “说了心事就没了么?” “搞不好。”

(三) 同现成分

经对语料库调查, 发现副词“搞不好”与将来时标记“会”以及具有未来义的副词“就”和“还要”同现的频率极高, 如例(20)–(22), 体现了副词“搞不好”多关联未然命题的选择倾向。副词“搞不好”若关联已然命题, 则要求该已然事件未被证实或者未被说话人所知, 如例(23), “他”是否辞职未被说话人所知晓, 因此说话人能够揣测“他已经辞职了”, 而自己是否辞职是说话人必然清楚的事情, 因此不能说“搞不好我已经辞职了”。

(20) 目前我们的有关法律尚不完善, 搞不好会造成混乱和损失, 甚至影响安定。

(21) 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 深一脚浅一脚的, 搞不好就掉沟里了。

(22) 这样救下去太危险, 搞不好还要把战

士的命搭进去, 实在不行就把她的脚锯了吧!

(23) A. 他怎么没上班? —— 搞不好他已经辞职了。(自拟)

B. 你怎么没上班? —— * 搞不好我已经辞职了。

此外, 副词“搞不好”可以与或然义的“可能”共现, 如例(24)–(25), 但不能与表示必然义的“一定”“肯定”共现, 如例(26B)。

(24) 要不是人武部帮忙, 我的 3500 只鸡, 六七百斤鸡蛋怕是要“砸在手里”了, 搞不好有可能返贫。

(25) 简单地限制中国产品并不能解决美国贸易的逆差问题, 搞不好还可能给美国造成短期的商品短缺和市场混乱。

(26) A. 搞不好他可能是一位老师。

B. * 搞不好他肯定/一定是一位老师。(自拟)

由上可见, 从句类选择、句法位置到同现成分, 我们发现副词“搞不好”句法分布的主要特点是“陈状未知”, 如表 1 所示。

表 1 副词“搞不好”句法分布的主要特点

分布特点	选择	排斥
句类选择	陈述句 > 感叹句 > 揣度疑问句	客观真理/事实句、 反问句、特指问、 是非问、正反问、 选择问、祈使句
句法位置	状语	其他句法成分
同现成分	未然、未知、或然	已知、必然

三、副词“搞不好”的整体话语关联

“一个副词所处的话语关联既有形式上的逻辑关联, 也有认知上的语义关联, 这两种关联使一个副词的语义关系通过选择与排斥、同现排序而呈现出语义分布的规律性。”^[9] 因此, 要勾勒副词“搞不好”的整体话语关联, 有必要从逻辑关联和语义关联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 逻辑关联

复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句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起来的, 而关联词是揭示分句间逻辑关系的重要标识。据 CCL 语料库调查可知, 副词“搞不好”一般出现于具有广义因果关系的复

句中,可以与“如果……就”“因为”“所以”“鉴于”等关联词同现,例如:

(27)你**如果**一时心慈,搞不好就把自己的一生葬送了。

(28)**因为**是过年期间,你去别的地方,搞不好人家都门庭冷落车马稀。

(29)西餐调料往往是根据你口重口轻现场搭配,调料汁你自己放,**所以**有的时候你吃东西搞不好你嘴是花的……

(30)**鉴于**近些年医疗费上涨过快,复杂病症较多,为看病保险,搞不好保方可能亏损。

副词“搞不好”若出现于转折或并列复句中,则需要将因果复句嵌套于转折、并列复句中。

副词“搞不好”出现于转折复句中,如:

(31)韩寒泄露的这一国家机密,**虽然**上至高级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都心知肚明,**但**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

在例(31)中,“你要写出文章来,还真缺少直接证据”是“搞不好,分分钟会把你当谣言制造者抓起来”的原因,二者呈假设因果关系,这一因果复句作为整体嵌入更高一层的让步转折复句中。副词“搞不好”若没有“因”在前,待转句与转折句之间就会在逻辑语义上缺乏连贯性。

但是,由于思维的跳跃性,一些常识性的因果关联有时会被隐含,而不显现于语言层,例如:

(32)A.你这次考得很差,**但**搞不好下次就得第一。(自拟)

B.你这次考得很差,**但如果**认真学习,搞不好下次就得第一。(自拟)

与例(32A)相比,例(32B)在语义上更为完整、连贯,而例(32A)虽然合法,但说话人作出“搞不好下次就得第一”的结论背后并非是毫无缘由的,实际上隐含着“通过努力能够考好”的常理性认识,即使不说明“得第一”的原因,也不妨碍理解。因此,在例(32A)的转折句中,其实有着隐含的因果逻辑。

副词“搞不好”若出现于并列复句中,则主要出现在因果关系包裹下的递进复句中:

(33)他认为敌人在抓了个大人物之后,一定会加强防备,**如果**贸然强攻,**不但**难以取胜,搞不好**反而**害了张启龙。

(34)台北人都乘捷运(地铁)了,转来转去也没有几个人叫出租车。**只**耗油不挣钱**不说**,搞不好**还要**“吃罚单”。

例(33)中,在敌人加强防备的前提下贸然强攻,可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甚至“害了张启龙”;例(34)中,“台北人乘捷运,没有人叫出租车”是出租车“耗油不挣钱”甚至可能“吃罚单”的原因。

由此可见,副词“搞不好”总是基于一定的前提进行推断,其话语关联的逻辑基础是因果关系,在形式上可概括为“[如果/因为/鉴于/……]……,[所以]搞不好……”。

(二)语义关联

从“说话人感到难以表达且认为不利的判断”^[5],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可能结果”^{[6]286},再到副词“搞不好”主要关联“消极命题”^[4],前人研究都注意到了副词“搞不好”的消极推断倾向,但没有从语义关联的角度来考察副词“搞不好”的背景前提与推断的语义类型,因此未能进一步揭示其理据与推断之间的对应关系。

经语料库调查分析发现,副词“搞不好”主要分布于“困难危重一致祸败损”和“洞见利机一势转愿成”两类语境中。

1. 困难危重一致祸败损

副词“搞不好”用于对坏情况的推断,其背景前提句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条件困难,例如:

(35)预赛结果,中国队排在第三位,……德国队虎视眈眈,紧随中国队之后。四强争锋,搞不好,连奖牌都拿不到。

(36)在我国对献血的宣传远远不够,许多人对献血还存在错误的认识,仓促之间通过献血法,很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搞不好,会出现“血荒”。

二是情况危险,例如:

(37) 因为目前有些企业集资行为极不规范,炒股票风险就更大了,股票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搞不好还要赔本。

(38) 当时的情况是极端危险的,搞不好,不但敌人,就是还处在蛮干状态的自己人,也可能把他干掉。

三是事态严重,例如:

(39) 你脚这么肿,肯定是中毒了,搞不好会把腿烂掉的。

(40) 这事已经惊动了警察厅,你搞不好就有牢狱之灾了!

“搞不好”用于消极推断时,背景前提的“困难危重”义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得到验证。从同现成分来看,背景前提句常与具有[+困难][+风险][+紧迫][+超常][+极量]语义特征的成分共现,如“虎视眈眈”“远远”“难以”“极端”“危险”“这么”等;从后接成分来看,一般为不如愿的结果;从限制成分来看,背景前提句不能与具有[+简单][+安稳][+轻微]语义特征的成分共现,如:

(35') A. 四强争锋,困难重重,搞不好,连奖牌都拿不到。

B. * 四强争锋,轻轻松松,搞不好,连奖牌都拿不到。

(38') * 当时的情况是相对安全的,搞不好,不但敌人,就是还处在蛮干状态的自己人,也可能把他干掉。

(39') * 你脚稍微有点肿,肯定是中毒了,搞不好会把腿烂掉的。

与背景前提的困难、危险、严重相对应,副词“搞不好”的后接成分常表达招致祸事,与“死伤”“失败”“损失”等表示严重后果的成分高频同现,如:

(41) 骑车太拼命,搞不好就要累死在马拉松途中。

(42) 陈伟劲深知肖剑的防守反攻是非常狠毒,搞不好就失手。

(43) 如果你不全心投入,我怀疑你的能力,是不是能三者得兼!搞不好,你三个都要失去!

2. 洞见利机—势转愿成

副词“搞不好”用于如愿结果的推断时,其背景前提句多陈述有利形势或机遇,推断结果句则具有形势好转、愿望达成的语义特征,例如:

(44) 这是让天下人知道我们存在的大好机会呀!如果能在比赛中获胜的话,搞不好 SOS 团的名号会一举独步天下呢。

(45) “那家伙……不在!这只是个空壳!搞不好他跳机逃生了!”卡嘉利的脸上再次浮现希望和挂念……

推断结果句的“势转愿成”义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验证:推断结果句的谓语动词多表达成功、好转等积极意义,可以在谓语前添加状语“幸运地”,而不能插入“不幸地”,如:

(44') 如果能在比赛中获胜的话,搞不好 SOS 团的名号会(幸运地/*不幸地)一举独步天下呢。

(45') 那家伙……不在!这只是个空壳!搞不好(幸运地/*不幸地)跳机逃生了!

综合上述,副词“搞不好”基于因果逻辑关系形成了“因情估果”的话语关联:由于情况的“困难危重”,进而推断“致祸败损”的结果;由“洞见利机”进而推断“势转愿成”。

四、副词“搞不好”的语义与情态特征

(一) 语义特征

究其根本,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与话语关联模式受其语法意义的制约,由其语法意义决定,本文从探究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和话语关联着手,将副词“搞不好”的语义特征归纳为主观性大量义、条件性、推断性和不确定性。

1. 主观性大量义

所谓“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10]。那么,副词“搞不好”的主观性大量义对句法与语用环境有何限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从句类选择来看,副词“搞不好”排斥

客观真理和客观事实句,而选择主观认识句和抒发强烈情感的感叹句,如例(4)~(12);排斥无认识倾向的特指问、是非问、正反问和选择问句,而选择有认识倾向的揣度问句,如例(13)。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反映了其具有主观性。

其次,从言者和句子主语来看,副词“搞不好”修饰的内容总是来自说话人或句子主语的主观认识,可以通过插入体现言者视角的“X看”“X觉得”进行验证,例如:

(46)你只喜欢大哥,根本没把我看在眼里,(我看)搞不好你连我叫什么都忘了呢!

(47)我老觉得我们的位置比他那个好,等以后我拿他的房,搞不好出不了手。

(48)灵珊看看表,(她觉得)这个时间,搞不好就会和韦鹏飞撞个正着!

最后,从后接成分来看,副词“搞不好”的后接成分大多具有超常性和极量义,若是情况“困难危重”,则猜想有“致祸败损”的严重后果,如“死伤”“失败”“重大损失”等;若“洞见利机”,则期盼“势转愿成”。“搞不好”后接成分的超常性和极量义可以通过插入话语标记进行验证,如例(49)(50)可以分别插入“严重点”“夸张点说”等表示大量义的成分,而不能插入“轻微点”“客观点说”等表示小量义或客观义的成分。

(49)因为嫁妆是死人的棺材板打的,一旦暴露,木匠麻烦就大了,退出改行是小事,(严重点/*轻微点)搞不好会被新娘家长打得半死。

(50)我曾经听一个制作人骂一个新进行业的女歌手,……我就跟这个在台湾很有名的制作人说,算了,不要这样骂人家了,(夸张点说/*客观点说)搞不好人家改天是巨星了!

在例(49)中,用棺材板打嫁妆的木匠被“打得半死”是言者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而在例(50)中,新入行的女歌手一朝变为巨星也是概率极小的极端事件。

“搞不好”后接成分的超常性和极量义还体现在后接成分中常出现“不仅”“还”“甚至”等表示程度加深的词语,例如:

(51)由于起点较低,许多优势不再,搞不好有些乡镇企业不仅要破产倒闭,还会给农民兄

弟留下沉重的债务。

(52)洪兴国:拖尸体吗?至少能知道哪路的。

高城:不了。这距离去也白搭,搞不好还被消耗几个。

(53)他深知自己功力,搞不好会弄伤对方,甚至来个五脏俱损。

2. 条件性

副词“搞不好”的条件性是指说话人所作的可能性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主客观依据,这一点可从两方面来验证。

从同现成分来看,副词“搞不好”多与“如果”“一旦”“要是”“因为”“由于”等表示假设因果或事实因果的关联词同现;从话语位置来看,副词“搞不好”不可出现于始发语中,前面必须有一定的背景信息作为揣测的前提,这一前提可以是客观事实、说话人的主观认知,也可以是假设性的条件。副词“搞不好”的这两个特点提示了其具有条件性。

3. 推断性

副词“搞不好”的条件性与推断性是密切关联的,从其前后句的逻辑关系来看,副词“搞不好”具有推断性的语义特征。这一语义特征在述补结构“搞不好”的语法化过程中也可觅其踪迹。胡斌彬认为,述补结构“搞不好”在口语性环境中存在大量的省略现象,“特别是动词论元和关联词语的省略,导致了表层形式的紧缩和句法语义整合”,从而诱发“搞不好”由假设小句语法化为表示“可能揣测”的情态标记^[3]。需要说明的是,副词“搞不好”的“推断”虽具有一定的理据性,但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有时更多是依靠感觉与经验来进行判断,例如:

(54)他的眼睛瞪圆了,突然想了起来:“搞不好你也有份,怪不得雨杭说什么‘家有贤妻’的话……对了对了,就是这样,我中了你们的诡计了!”

(55)旁边的人顿时七嘴八舌起来:“对,他的警服肯定也是偷的。”“小心这小子,搞不好他还有手枪呢,不如先把他们关起来再说。”

在上面两个例子中,“搞不好”推测的逻辑

性不强,难以梳理出清晰的因果关联,更多是说话人刹那间的联想与猜测,这与“搞不好”的主观性特征是分不开的。

尽管缺乏逻辑的严密性,副词“搞不好”的推断义仍可在形式上得到证明:第一,副词“搞不好”与未知、未然的成分共现,如副词“搞不好”常与表示将来发生的“就”“会”“要”搭配,而排斥已知的、必然的事实。这是因为对于言者未知的事物、未发生的事件才有进行推断的必要和可能,已知的事实则不需要去推测。第二,因果关系是推断义产生的必要基础,而副词“搞不好”的逻辑关联正是“因果”。

4. 不确定性

从句子功能和同现成分来看,副词“搞不好”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特征。在句子功能方面,副词“搞不好”不能选择无争议性的客观真

理句、客观事实句以及无疑而问的反问句,但可以选择真假未定的主观认识句和半信半疑的揣度问句。在同现成分方面,副词“搞不好”可以与或然义的“可能”共现,但排斥表示必然义的“一定”“肯定”等断言性副词,如例(24)一(26)。

根据副词“搞不好”的语义特征,可以将“搞不好”的语法意义归纳为:依据一定的条件,对事物的性质或发展作出不确定的主观夸大判断。

(二)情态特征

在厘清副词“搞不好”话语关联与语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情态特征。副词“搞不好”在主客观条件下所形成的主观夸大判断,是其情态产生的基础。本文认为,副词“搞不好”是通过如图 1 所示的方式产生了“担忧”或“乐观”情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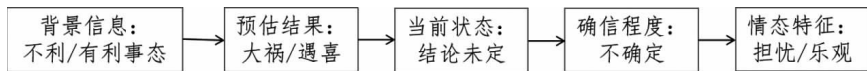


图 1 副词“搞不好”情态的产生机制

任何判断都是主客观因素交互的结果,从接收客观事实到作出推断,实际上是将客观材料纳入主观认知领域再经由思维加工的过程,因此任何判断都不免打上个人的主观烙印。在副词“搞不好”的推断过程中,言者对于事态性质或结果的主观夸大判断是未经验证的,真假尚且存疑,而言者对此也持不确定的态度。从心理认知来看,言者对结果的主观夸大的判断存在不确定态度,这实际上反映了言者认为事态发展并不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只能依据当前条件的利害状况猜想可能出现的极坏或意外如愿的结果,因而表现出“担忧”或“乐观”情态。

副词“搞不好”的“担忧”或“乐观”情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验证。

第一,从同现成分来看,副词“搞不好”所在的句子常与“担心”或“幸运”义的成分同现,例如:

(56)搞不好敌人会猜到我方的打法,这倒令人有点担心了……

(57)每过一天我就更担心,他搞不好又想

出更多的诡计!

(58)人这一辈子,不能总走背运吧!俗话说物极必反,搞不好我时来运转了呢?

(59)无限放低期待值,搞不好还能有惊喜。(微博)

第二,从话语标记来看,若是推测消极结果,那么副词“搞不好”前可以插入“担心地想/说”等表示担忧的成分;若是推测积极结果,那么副词“搞不好”前可以插入“欣喜地想/说”“乐观地想/说”等表示乐观的成分,例如:

(60)“我预见,如果和深圳的比赛我们再输,那么球队里肯定会出事。”这名队员颇为担忧地说,“这可就是一场输球了,搞不好的真的会酿成一场灾难。”

(61)在武侠小说的剧情里,总在深山绝壁之中,都隐藏着千年难得一见、万年难得一求的奇珍异草,(蓝沁欣喜地想/乐观地想,)搞不好,这湖水还真具有延年益寿的功能,喝下它还可以百毒不侵。

第三,从话语关联来看,“搞不好”前句的

“困难危重”或“洞见利机”分别着眼于“向坏”或“向好”形式,常体现出言者“担忧”或“乐观”的态度。

五、结语

副词作为虚词的一类,其意义往往隐晦而难以捉摸,因此要精确提取副词的语法意义和情态特征,就必须借助副词所处的话语关联、句子类型和同现成分这些外在“标记”对其进行定位,并从“选择”与“限制”两个角度验证其语法意义和情态内涵。

本文以语义语法理论为指导,按照从句法分布特点到话语关联再到语义情态的顺序,概括出副词“搞不好”的话语关联——“因情估果”,并正反验证副词“搞不好”的“担忧”或“乐观”情态。首先,从句类选择、句法位置、同现成分三个方面对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进行描写,归纳出其主要特点是“陈状未知”;其次,根据副词“搞不好”的逻辑和语义关联归纳并验证其话语关联为“因情估果”;最后,根据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验证其语法意义以及预估坏果的“担忧”之情或期盼愿果的“乐观”态度。至此,副词“搞不好”的句法分布特点、话语关联与语义情态基本得到了描写与验证,为了解副词“搞不好”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

参考文献:

- [1]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2] 张杰. 揣测类评注性副词“搞不好”的用法及功能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19.
- [3] 胡斌彬. 由假设小句向认识情态标记的语法化:以“搞/弄/闹不好”为例[J]. 古汉语研究,2016(3):72-80.
- [4] 鹿钦佺. “搞(弄/闹)不好”的功能及其语法化[J]. 汉语学习,2008(1):37-44.
- [5] 王健慈. 汉语评判动词的语义类[J]. 中国语文,1997(6):432-438.
- [6] 刁晏斌. 现代汉语虚义动词研究[M].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7] 杨晓霖. “搞不好”的新义[J]. 现代语文,2006(8):109-110.
- [8] 邵敬敏. 现代汉语通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44.
- [9] 赵春利,杨娟. 遂愿副词“总算”的话语关联与情态结构[J]. 当代修辞学,2021(5):13-25.
- [10]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68-275.

(责任编辑:冯兆娜)

(上接第84页)

- [10] SCHWAN A, SHAPIRO S. How to read Foucault's *Discipline and Punish* [M]. London: Pluto Press,2011.
- [11]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 严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47.

- [12] 米歇尔·福柯. 求知之志[M]//杜小真. 福柯集.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351.
- [13] 曲彬,尹丹. 《卖花女》主人公伊莉莎的人物塑造[J]. 名作欣赏,2019(6):103-105.

(责任编辑:冯兆娜)